永遠不增價　終年不休刊　憑良心說話　拿真憑實據報告新聞

「滿」軍反抗日本 攜武裝逃入蘇聯境
全連兵士擊死日軍官四人 蒙偽糾紛愈嚴重

【莫斯科三十日電】伯力來訊稱：格洛德科伏區今日有全武裝「滿」軍一連，到蘇聯境內避難。連長名周丁沙說：「他們爲抗議日方佔領滿境，在兵營內衝突，結果死日本軍官四名」。逃入蘇境的，有士兵一百零四名，班長四人，連長一人。攜帶輕機關槍兩架，來福槍一百十支，毛瑟槍兩支，白朗林手槍兩支，及槍彈若干，一入蘇境，即被解除武裝，扣留候查。

【又電】庫倫訊：「滿」武裝隊五十五人，廿七日襲擊蒙方邊防哨營，當由蒙軍迎頭痛擊，鼠竄逃回，死白俄兵一人，遺槍兩支。又廿三日廿四日都有日偽兵拆毀邊境界石。廿五日晚又有日偽軍六人，向貝爾湖漁區蒙古邊防營開槍，係用輕機關槍射擊，雙方開火一小時半，日偽軍被趕回，蒙邊防營全無損失，廿六日同地又見日偽巡查兵九人。

各國執紼代表 在英倫各顯神通
對萊茵恢復武裝英態度不積極 奧國復辟英不願向小協約斡旋

【倫敦三十日電】英王太后瑪麗昨晚發出一文，感謝人民對喬治逝世的同情，並請以同樣忠貞輔助新王。各國外交當局，因參加執紼，在英倫都乘便有所洽商：

蘇 聯外長李維諾夫，廿九日午在艾登邀宴席上，曾談及德國在萊茵河恢復武裝事，艾登表示：英國不擬採取積極態度，要看法國態度。宴後，李晉謁英王略談，此爲英王接見蘇聯正式代表的破天荒。蘇聯副陸長杜嘉契夫斯基，廿九日晚與英陸相及航空大臣晤，將留英一星期，與英國總參謀部人員會晤，並有訂購軍火說。

德 外長牛賴脫廿六日與艾登談話時，曾聲明在意阿爭端未解決前，不願談判天空公約；德國並無違反羅迦諾公約的意思。英王接見牛賴脫時曾稱：英德退伍軍人，應互相提攜。

奧 國副總理斯帶倫堡親王廿九日訪艾登及包爾溫，商奧國復辟事。艾登會表示贊助奧與小協約國互相提攜。聞英國對復辟問題，不願負責代向小協約國斡旋。斯帶倫堡擬再與羅南當局會談，使他們不再反對奧國復辟。

匈 牙利外長加尼亞，廿九日晤艾登，卅日謁英王。聞匈國對奧國與捷克經濟提攜，並不反對，但不贊成奧國與羅南同樣接近。

常熟 白茆閘 昨行奠基禮 免江潮灌湖

揚子江水利委員會以太湖受江潮倒灌影響，致常熟白茆河日漸淤塞，水旱成災，特在白茆河口建閘。昨日舉行奠基典禮。經濟委會水利會委員長孔祥熙，揚子江水利會委員長傅汝霖親到主持。來賓到沈百先，鄭肇經，張一鵬等二百餘人。午十二時在工次開會，財孔致開會詞；傅汝霖報告籌建白茆閘經過；沈百先等演說；下午二時由孔祥熙行奠基禮。三時許禮成散會。

人的動態

★吳鐵城柏文蔚昨晚離京，今晨到滬。

★虞洽卿爲公債問題到京謁蔣後，昨晨訪翁文顥晤談，夜車返滬。

★奉派赴滇與法國修訂滇越路章制的鐵部參事張慰慈因會商已告一段落，候法方得該國政府覆訓，即可簽字。故張定下月中返京。

★胡適昨晨到平。胡談：丁文江撫恤費，將如劉半農例。太平洋學會今秋在美開會，予將去參加，會費已在滬募得六萬。

★張發奎昨晨由京來滬。即轉閩。

★鐵次曾養甫昨午訪宋子文，商鐵道建設。

★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昨晚搭芝尼加拿號郵船，赴港轉粵返桂。

★比公使紀佑穆卅日下午，乘車離平南下，今晚可抵京，定明日訪張羣。明晚即來滬。荷使傅恩德定二月初離平入京，訪張羣。法使館商務隨員蔡馨，昨晨由滬到京謁張羣。

★美駐滬代理總領事台威斯。現奉命調任駐星加波總領事，新任駐滬總領高斯，約下月十日左右可抵滬。台威斯俟辦過交代，即赴星。

★英大使館商務參贊同爾，去年回國，昨午四時到滬返任。

★日大使館商務書記官岩井光次郎，昨晨返國奔父喪。

★伊盟鄂托克旗王子旺慶札布，昨在歸化謁傅作義，今日返旗復命。

★及川今日可到港，定四日入粵。

海會討論質的限制
四國同意以 英計劃爲基礎
總委員會定今日再開 商交換造艦情報草案
廢止太平洋島嶼設防限制 日人表示對日本並無損害

【倫敦廿九日電】海會總委員會本日開始討論質的限制問題。英代表孟賽爾提出英國的計劃，大要爲：「一、主力艦部份，英原主張二萬五千噸爲最高，現已應美國要求，仍維持華府海約規定三萬五千噸；大炮口徑則主張由十六吋減至十四吋。二、巡洋艦部份英主張乙級巡洋艦改爲七千五百噸至八千噸（倫敦海約原規定七千噸）砲口徑仍爲六吋，甲級巡艦仍維持一萬噸，砲口徑則分八吋與六吋兩種。（此層係爲滿足法國願望）又乙級巡艦與魚雷艇同列入輕級軍艦。」這是這個計劃中的一個新顯點。現美法意都願接受英國計劃爲討論基礎。只美希望主力艦年齡由廿年加到廿六年。又美以爲訂立質的限制及交換造艦情報雖好，但最好是仍訂立量的限制協定。法則希望主力艦噸數減到二萬七千噸；砲口徑減爲十二吋。意國也是這個意思。總委員會即議決委託技術小組委員會去就軍艦最高年齡和新艦替換舊艦問題下一定義。至小組委員會已擬定的交換造艦情報草案，則將在卅一日提交總委員會討論。

【又電】華府海約第十九條所定太平洋中各島嶼限制設防辦法，近有廢止之說。在英國的日人，以爲此事如果實現，並無損於日本利益。就是美國在關島設防，也不足以危及日本。因爲日本也可以在台灣設防對抗。即美將建四萬五千噸主力艦，日本也不擬效仿，因爲日本海軍活動範圍和他的根據地很近，用不着大艦。

國府命令
一月三十日

△茲制定第二期鐵路建設公債條例，公布之。△鐵道部常務次長呂苾籌呈請辭職，准免本職。△任命曾鎔浦爲鐵道部常務次長。△試署甘肅省政府秘書長翁燕翼，呈請辭職，准免本職。

埃及警察妙討 用墨水射學生
全國中等以上學校都停課

【開羅卅日電】學生與警察的衝突，仍繼續發生。昨日紛擾中，死傷百餘人。警察爲制止騷亂起見，竟異想天開，以一種不可洗刷的有色墨水，裝入抽水機中，用皮帶管向學生灌射。且每日更換顏色，使示威者身上長留痕跡，一望而知道他們曾於某日參加示威行動，以便日後調查。廿九日有學生七千人，開大會，主張各政黨必須團結一致。開羅傳教師學院等也停課。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及大多數中等學生，都已罷課。御前大臣亞利瑪赫奉命組織混合內閣，與各黨領袖洽商，廿九日晚已完畢，亞利瑪赫擬自任總理政潮可望告一段落

要訊便覽

★日艦朝顏芙蓉兩艦，昨由福州開廈轉汕。

★粵財政廳定二月五日起，派員赴南海番禺中山順德等縣，收買白銀。

★中日貿易協會定二月一日上午十一時開第一次全體理事會議。推選七人爲常務理事，及選舉會長副會長。

★爲倏築浙贛路南萍段用的第二期鐵路建設公債二千七百萬元，定二月一日正式發行。

★首都各界救濟水災會發行獎券二萬元。三十日晨由許世英主持開獎。頭獎零六四五一號，得主爲劉先覺。

★全經會擬築西蘭西漢兩路聯絡線，已派工程師劉如松出發勘察。

★導淮會定今午開財務會議，討論工款分配，及報告工程進行情形。據須愷談，邵伯淮陰劉老澗三大船閘，現已全部竣工。

★福建泉州訊：惠安監獄囚犯，廢曆年期間兩次越獄，二十三日（陰曆除夕）十五犯越獄被追回王連生等五名，王受槍傷。另十名在逃。廿五日夜，又逃要犯駱凡海一名，管獄員吳香瑞，汪炳煊已被看押。

以華制華
天行

中國有些單詞和成語，在國內，祇只能增加中小學國語教學上的困難程度；但在我們的芳鄰，却利用了這些單詞或成語，曲盡了宣傳和侵略的妙用。

譬如年來時常聽到的什麼「親善」，「王道」，「提攜」，「皇軍」，等等詞類，已够我們心痛；更苑的，是他們一方面用「以夷制夷」一陷我們，而其實却一步步的實行着「以華制華」的政策。

說中國眞會應用以夷制夷的政策，那只是把中國的外交當局看得太高明了。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的外交局勢有時和這國接近些，有時又和別一國接近些，那只是表示中國外交當局的政策的舉棋不定，表示中國外交顢頇，能像我們的芳鄰有所謂一貫的大陸政策或蠍形政策而已，何曾有所謂以夷制夷的本領？

無疑的，事實上，中國年來却爲了我們的芳鄰在實踐着「以華制華」的理論。我們姑且不談所謂北洋軍閥時代，就從民國十六年以後說起，這一批寫在歷史上的血賬，不必列舉史實，已够使我們悲憤。試問有多少善良的生產的農民，有多少熱誠的勇敢的青年，有多少領導人物，犧牲在這一切無聊的內爭的名詞和口號上。我們眼見到他們被逮捕，被囚禁，被槍決，被謀殺。這中華民族直是一樣的怪物，對內能够實施着超野獸以上的殘酷，對外却能表顯出死不要臉的卑媚。這樣地再殘殺下去，結果，在最近的將來，被遺留的，只是一大羣「活着活着」的卑怯的東西了。無論怎樣也可以說，近年來，這以華制華的政策，更露骨的表顯着了。利用傀儡的僞滿以制華北，利用華北以制華南，以制華中，利用華的一切，以消滅華的一切。最近利用北平軍警以制北平學生，那只是這原則的一個小小例證而已。

人家在暗的明的實行着「以華制華」，國內掌握生殺予奪之權的政治領袖們如果還沒有忘記自己是一位中華民族的份子的話，當下令要逮捕囚禁槍決屠殺國人的時候，先想一想是不是替人家作貓腳爪！

狗
雷石榆

我們不要文學獎金，而且那也不獎給我們，但是我們的作品，有用金錢買不到的價值。我們的名譽也是給千萬的大衆去評定的。如果我們變成了狗，而且很會吠的，那至少不致挨餓吧，想做狗的東西呵，非先學搖尾不可。可是倒霉的，主子的命運已走到窮途。

隨筆
渾家

吳君來室，我暗叫不妙，然只得敷衍。後見他手執香烟一枝，心中稍安。吳君以了不得的口氣開場，與我談國家大事，慷慨激昂，大聲疾呼。吳君有焉。看他談到相當程度，果然向我索紙烟，與之，他立即終止談國事，欠身懷烟，揚長而去。次晨復來室，公然向我索烟，語氣直截爽快，心頗惡之，回道沒有，他表示不勝惋惜而去。下午路遇此公，此公眼睛看天，表示不屑與我點頭矣。我始明天下有談國家大事而目的在烟者。

× × × ×

路上閒遊，聽到對白如下：

「黃包車，閘門去乎？」

「先生，來，來！」

「幾錢？」

「三毛小洋吧，先生。」

「二角！」

「先生，二角十枚吧。」

「二角，去便去，不去便罷。」

「先生，二角十枚罷，相差只有十個銅子啊。」

「然則我少付你十個銅子，給你一角四十枚可乎？相差橫直也只十枚。」

大概這位先生很看得起黃包車夫。

× × × ×

蘇州玄妙觀，乃赫赫有名者，觀中三清殿後面彌羅實閣，于民元年遭火，民廿三年，蘇人于其廢址築中山堂，去年廢曆中秋，颶風過蘇，簇新的中山堂屋脊，乘風飛去，而老舊的三清殿，居然不爲所動。據迷信者云：這並非由于督造者偷工減料所致，實係三祖師與×××鬪法，×××神通不濟所致。新不如舊，于此可見。

岐路
陳子展

有的人勸胡適之談政治，有的人勸胡適之談思想，有的人勸胡適之談文藝，究竟胡適之談那樣好呢？你問胡適之，胡適之說：「這眞是我的岐路了！」這是民國十一年胡先生辦「努力週報」時候的事。胡先生寫了一篇「我的岐路」。知堂老人也有一篇「岐路」，却是新詩：

荒野上許多足跡，指示着前人走過的道路。有向東的，有向西的，也有一直向南去的。這許多的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處麼？我相信是這樣的。而我不能決定向那一條路去，只是睜了眼望着，站在岐路的中間。我愛耶穌，但我也愛摩西。耶穌說：「有人打你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摩西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吾師乎，吾師乎！你們的言語怎樣的確實啊！我如果有力量，我必跟耶穌背十字架去了。我如果有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師去了。但是懦弱的人，你能做什麼呢？

此詩本是每句分行寫的，這裏寫成三段，並不損害詩的原意。作者徘徊岐路的苦悶的人，可以想見。有此苦悶的人不少，却不肯像知堂老人很率眞的很老實的寫出，自己承認是一個「懦弱的人」耳！又「小孩」一詩的末段說：

我眞是偏私的人啊，我爲了自己的兒女才愛小孩，爲了自己的妻才愛女人，爲了自己才愛人。但是我覺得沒有別的道路了。

可見知堂老人還是選了一條路，他肯說老實話，他很坦白的承認自己是「偏私的人」！有此坦率自然的人格，才有此坦率自然的詩格。（蘆廳詩話之十七）

金融行市

標金 三月期

開盤	最高	最低	較上日跌	標準價	飾金兌出	飾金收進
一一五三·〇	一一五[illegible]·五	一一四[illegible]·三	[illegible]·七	一一四三·九	一一八元	一一二元

外匯 中央掛牌

英匯	美匯	法匯	德匯	日匯	港匯	純金
一先令二辨士五	二九元七五	四五三法郎	七四馬克	一〇三元	九二元	七鎊八辨士

關金 [illegible]合算

國幣	英金	美金
二元二角六分三	三二辨士七五	六角八分一八七五

棉紗 棉花

	棉紗	棉花
二月	一九七·三〇	四一·〇〇
三月	一九八·八〇	四一·六五
四月	二〇〇·八〇	四二·三五
五月	二〇二·五〇	四二·八五
六月	二〇三·九〇	四三·三〇

商情簡報

■標金 昨日金市仍盤旋下游，結果再跌三元七角，上午盤旋於五元數角間，大戶進出俱繁，以四十八元六角收市，下午起落轉鉅，高低約七元二角差度，但結果仍以四十八元六角收市。

■證券 各債券之一月期貨，本定今日（三十一日）辦理交割，嗣以交割數額繁多，爲辦理便利起見，除三十一日停市交割外，三十日（昨）亦停市一天，加入交割。至證券市價自經財部嚴厲取締投機後，已漸回漲，趨勢可望好轉，今後或有高漲可能。

■紗花 紗花市價依然奄無生氣，昨仍逐步疲落，與標金市價，似在同一趨勢中。上午紗跌一元至一元五六角，花跌一角五分至六角，下午大戶實意仍屬濃厚，紗跌二角至七角，花跌五分。

★ ★ ★

航運船期

進口
■一月卅一日

塔虎脫 日本來 大來；亞洲 小呂宋來 昌興；甯紹 長江來 甯紹；清浦 長江來 三北；[illegible]；新銘 福州來 招商；江大 長江來 招商；海雲 海州來 招商；同和 長江來 怡和；利生 烟津來 怡和；明生 青島來 怡和；黃浦 長江來 太古；綏陽 青島來 太古

出口

■甯波班 新甯紹 卅一日 甯紹；新北京 卅一日 太古；新江天 一日 招商；[illegible] 一日 三北

■長江班 長興 卅一日 漢口 三北；公和 卅一日 漢口 怡和；沙市 卅一日 沙宜 太古；甯紹 一日 漢口 甯紹；同和 一日 漢口 怡和；清浦 一日 漢口 三北

黃浦 一日 漢口 太古；江大 二日 漢口 招商；江華 三日 漢口 怡和；平和 四日 漢口 招商；江靖 四日 漢口 [illegible]

■溫州班 [illegible]

■福州班 綏陽 卅一日 福州 [illegible]；海貞 卅一日 汕港粵 [illegible]；甯安 一日 汕港粵 招商；蘇州 一日 福州 三北；明生 一日 汕港粵 太古；安興 二日 汕港粵 招商

■北洋班 新銘 二日 福州 招商；京州 [illegible]；德生 四日 [illegible]；盛京 四日 [illegible]；定生 四日 [illegible]；海[illegible] [illegible]

■歐洲班 塔虎脫 一日 呂宋 大來；大利 五日 [illegible]；芝順 [illegible] 倫敦 大英；芝打 四日 [illegible]

■太平洋班 傑克遜 四日 西雅圖 大來

歡迎直接定閱　三月只收報費一元　請電九六零八一　即可每早準時送到

大鵬灣海盜潛來上海 各輪公司嚴密戒備
海輪出口隨時報告行蹤 乘客上船時須逐一檢查

近來據廣東傳來的電訊，說有大批大鵬灣海盜，混跡來上海，陰謀劫輪。本市各輪公司，得到這個消息，大家就嚴密戒備起來，國營招商局昨天特令各海輪及甯波班輪「新江天」輪上海出口以後，一直至午後六時，應用無線電與在航行之各海輪，互通消息，並隨時向海岸電台，報告航行方向地點，俾一遇警耗，便可立時援救，彼此互相策應，以防有盜匪化裝入船而發生騎劫事情。

最近數日中，沿海各輪，由滬開出，在乘客上船時，各公司對乘客均逐一檢查，有形跡可疑者，甯願犧牲收入，概不售票，而對於統艙客，須加切實鋪保。船政局長彭湖，因爲聽說大鵬灣海盜潛出，特發令通知各輪公司，責令各公司，遵照海面防盜辦法，各船未設防盜器具者，限令立時裝置，無防盜設備之船，一概嚴行取締，不准開出。

照空和尚 上訴原告未到
控告柴拉報案 聲稱有病．請求改期

霞飛路上海俄文柴拉晚報發行人林畢赤夫人，及編輯人韋斯，因爲去年八月三日，刊載德畫別赤林肯（即照空和尚）在阿比西尼亞參與軍事工作等語，致被照空和尚具狀第二特院，控告妨害名譽並要求賠償損失一萬元。該案經迭次開庭審訊，該消息係由歐洲報紙轉載，並無妨害自訴人名譽的意思，經判決被告林畢赤，韋斯均無罪，附帶民訴駁回。照空和尚不服，上訴高三分院，昨日午後三時許，開庭傳訊，被上訴人林畢赤和韋斯，偕辯護律師準時到庭，候訊；上訴人照空和尚，具狀到案聲稱有病，請求改期。推事當庭論知改期，聽候再傳。

市聯會推定 迎胡代表
昨日備函呈報

本市第一特區市民聯合會及各區分會，以迎胡籌備會，令派定歡迎代表，現經分別推定，故於昨日備函呈報上海市各界歡迎胡主席展堂先生晉京任職籌備會。

市府參事 羅泮輝 昨日暴卒

前任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長，現任上海市政府參事的羅泮輝，突於昨晨在施高塔路三十七號寓邸中，患腦充血症暴卒。前晚羅氏猶與市府中友好，同進晚餐，了無異狀，晚十時返寓，並略翻閱報紙後，始閉門入睡，詎知於昨晨其僕照例呼喚起牀時，室中寂然不應，乃攢門入室，羅氏竟已不起。市府秘書長俞鴻鈞，及羅氏生前友好，前往照料喪事者甚多。羅氏年逾半百，膝下尚虛，現由其幼姪灼才，在靈前守護。

兩家公共汽車 衝突事件
調查眞相已明 開除肇事人員

上年全國運動會時，市公用局以華商公司車輛，不敷應用，會調集市內各商辦公司車輛及市辦汽車，共同行駛，不意十月廿日，華商公共汽車公司之一部份司機售票，在東體育會路，攔擊市辦公共汽車，毆傷職工多人，並毀損車輛，嗣經公用局派員，實地調查，以明眞相，調查結果，已確切證明，實有共同肇事，業由該局令飭該公司董事會，將肇事人員分別處置，該公司奉令後，已將爲首肇事職工唐世祥，開除職務，並向市辦公共汽車管理處道歉，另以國幣廿元，作爲受傷人醫藥費。

盜黨謀劫敗露 警探擊倒一匪
三名全數就逮

昨天下午一點十分，中央捕房探員在福州路發現男婦盜匪三名，即跟蹤緊隨到老北門穿心街地方，一盜兩手伸入大衣袋摸索，時有老北門二號崗警張震，已瞥見探捕持槍尾隨盜黨，及見該盜探手入袋，深恐取槍拒捕，乃舉槍放一響，探等聽得槍聲，遂亦向盜開槍，適俱中盜匪的左右兩腿，頓時仆地就擒，其餘兩盜圖遁，亦被拘獲，一併帶入警所，訊悉受傷者名阿榮，一爲周阿英（女盜），一爲張昌茂；後來，西門分隊及法捕房又續獲潘子良王小二兩名。據查該盜犯三名，即係本月二十七日晚上搶劫五馬路二五〇號住戶的主犯，張昌茂出獄僅九天，昨天意圖糾黨赴華界行劫，被眼線指拘，遂一網打盡。（平）

連日氣候燠暖 有再轉寒趨勢
淞口前日大霧

本埠連日氣候燠暖，前日下午，吳淞口一帶，並發現大霧，所有近出輪隻，均受阻礙。又連日氣候寒暖不均，各項流行症，頗見猖獗，惟另據天文界息，日來氣候既變動甚劇，故再有轉寒之勢。

社會動態

紹興人謝榮春 嚇詐未遂被捕
期二月五日再訊

紹興人謝榮春，前爲江陰人薛志澄所設永明電燈泡廠職員。薛現爲四川路騰鳳里青年貿易公司經理，謝在本月廿六日，寫信給薛嚇詐四百塊錢，聲明假使不如數給他的話，他將殺害薛的兩個愛子，並且說唐有壬也是他行刺的，薛家裏人得信，就報告捕房，一面邀約在廿九夜到北京路金城大戲院去會謝，謝果然如期到來，當給預伏的探員捕住。昨解一特法院審問，推事質訊一過，諭改期二月五日再訊。

侵占罪判一年

郵政管理局信差周長發，高範青，吳金堂，前因侵占郵票和私拆信件被控，已由一特法院訊問一過，（請參看廿八日本報社會動態）昨日開庭續審，捕房律師報告，據周在調查期中供認，前和高吳兩人，還拆過十八封信，竊得三百餘元，推事問周，周供在局任打印封袋理信短工，已有六年，私拆過信件五封，至於其他十八封並非他做的事情。高與吳否認參與侵占。推事以證據確實，判周長發徒刑一年六月，高範青吳金堂各一年。

剝人大衣判罪

本月十八日夜間，有毛金富，周永興，趙長銀等，串同在逃的二人，在龍江路剝邵仁泉呢大衣一案，已解由一特法院訊問，昨日宣判，毛周趙三人各處徒刑三月。

賭犯七十五人

近日常有人在旅館茶樓聚賭，前日捕房在新聞路新閘旅館拘獲男女賭犯六十人，又在大沽路西園茶館裏拘獲男女賭犯十五人，內有一名跳樓圖逃跌傷的也仍被捉住，已一併解送法院。昨日一特法院開庭，以賭博罪起訴，賭犯七十五人，分別處刑示儆。

販毒犯處徒刑

總巡捕房前日在廣東路自由坊江蘇旅館拘獲私售紅丸犯該館茶房施長根，李桂鑫，陳秋桐，沈福裕等四人，並抄出海洛英八兩，昨日一特法院開審，捕房以販毒罪起訴，當庭判決施長根，李桂鑫，陳秋桐各處徒刑六年，各褫奪公權六年，沈福裕處刑九年，褫公權八年，海洛英沒收。

花果山

阿比西尼亞的雨季
影呆

自從意阿戰爭爆發而後，我們都知道在阿國有那麼一個雨季。然而阿國的雨季究在何時開始？何時中止？在雨季中，阿國的情形是怎樣？意國的軍隊，運輸上將感到什麼困難？也許有一部份讀者還沒有知道吧？因此，在這裏說一說阿比西尼亞雨季中的情形。

意國的軍隊，駐紮在北部者，目前有十一萬人，照例阿國的雨季自一月開始，不過到三月爲止，這三個月還是小雨，所以意國的軍隊還不致感到特殊的困苦。可是自五月底起，直到九月爲止，那時便是眞正的雨季了。大雨的下降，可使道路沖毀，遍地盡成澤國，過往意軍所築的道路，不下雨運輸尚覺困難，下了雨，當然不能再通車了。

在旱天，那些新築的道路上，貨車的來往，祗消一個星期就可把路面陷下六英寸；因此，在戰事緊張的時候，意國方面，每天派有不少路工在修築。在雨季之中，不要說運輸汽車，連得駱駝騾子這一類牲畜，也不好走，而且一向因爲運輸的不便，每天所運送的糧食，祗是勉強够供應，所以在雨季之前，無法囤積，而雨季一開始，意軍的糧食問題，便發生了極度的恐慌。

因此，有人以爲雨季一開始，意國在這一方面的軍隊，一定要撤回；但又有人說他們將用飛機運糧，不過飛機運送糧食，無論其來往如何神速，每機所運的恐怕是有限的，決不够如許大軍的應用。所以有甚多人猜測意軍唯一的策略，祗有速戰，希望雨季之前，戰事便可結束。

非常炊出
——非常炊非無米炊——
可芬

一二八是吾國一個最深刻的紀念日，可知日本人在上海的，他們那天也算一個紀念日。他們稱之爲上海事變紀念日，也有所謂閱兵祭神社的那一套典禮。

這一天，他們在虹口的一個高等女學校，於午前十點鐘的時候，舉行所謂『非常炊出』的實習。在海軍陸戰隊主計隊指導之下，就在校庭之內舉行。一班女學生，穿着白的圍身；淘米、燒飯，作飯團；全仿照軍營中的造飯方式，以迅速活潑爲主。借實習爲訓練，在一方炊事中，一方還聽他們的深澤主計大尉，作有益的講話。

本來我們的童子軍規程中，也有烹飪一課，就是練習炊事的。如以數枚火柴，三枝鐵釘，爲炊事之準備等等，他們的所謂非常炊出，也是一樣的意思。名之曰非常炊出，日本在現代，不是他們常把『非常時期』作爲口號嗎？在非常時期，所以有非常炊出。可見他們雖然說是驅婦女入廚房，也是一個非常廚房。

讀中國古代小說，關於戰爭的必曰『三更埋鍋，四更造飯，』此爲大戰前夜所預備的事。非常炊出，就是這個意思吧？吾同胞猛省之！

陶思瑾獄中生活
園丁

友人何君，新自杭州來。一日，於談吐中提及會轟動一時之西湖藝術專校女生慘殺案中之主角陶思瑾女士獄中生活，姑爲一記，以饗讀者。陶女士自二十二年春奉浙高法院判無期徒刑後，即入浙江第一獄署執行，其間雖經數度上訴，但均遭駁回。後於獄中專攻文學，意態自若，每於興高時，輒作小品文，散投杭垣各報，文字暢通流利，頗受人愛讀。然近忽一轉心意，遣文學書籍於度外，已皈依佛教，虔心懺悔矣。日常生活，除每早必誦佛經數卷外，孜孜於舊道德及各門經史，並時時抄誦大乘經卷。週末必爲劉夢瑩女士虔誦往生咒百卷，以悔前非，化冤超度。夫陶爲一大學生，而結果如斯，殊可歎也。

獨身會之[illegible]辦
滬

本埠聯益貿易公司主人陸文中君，於社會事業亦甚關心。最近糾集同志三十餘人，創辦一獨身會，會員大都爲中年以上男子，且有西人七名在內，蓋西婦[illegible]奢侈，男子經濟不裕者，其感受娶妻之痛苦，每猶在國人以上。該會起草既竣，嘗呈請黨部備案，略稱：「吾人事業金錢精神種種，犧牲於妻室者，不可計算……。入會後，不得娶妻，已娶者不必離異，惟從此不能享畫眉之樂，致精神，時間，再消磨於閨房繡幃之中……。」結果以「有礙民族前途，」批駁不准，最近該會已將章程略事修改，並規定「入會者須年在五十歲以上，」目的則一爲「經濟」二爲「衛生」云。

雋語
憂

王曉籟先生說：他日裏做牛馬，夜裏做貓狗。日裏似牛馬般辛苦，夜裏似貓般跳，言跳舞也，狗般叫，言唱戲也。我說：「王先生除牛馬貓狗外，也做人，做人大概在半夜裏，」或問：「何故？」我說：「王先生不做人，如何有這三十位少爺小姐！」

藝術之宮【一三四】
恨水

第八章 原來她們是幹這個的

秀兒道：準是他們照着你畫的吧？口裏說着，眼睛望了牆上的畫，是不住的端詳。素貞拉了她的手，讓她在椅子上坐下，把那張人像上蓋的畫稿，牽了一牽，在牆上拔出兩顆圖畫釘子，把畫稿釘上。因笑道：你瞧她幹什麼？就是這麼一回事。秀兒笑道：若是這樣子讓人照樣畫下去，好像照相一樣，那也沒什麼關係。素貞道：誰說不是？聽秀文說，你也很想出來找分事，有這話嗎？她說着話，手按住了一隻桌子角，向秀兒臉上望着。秀兒不由得低下眼皮去，紅了臉道：我就不知道這畫像是怎樣動手的。若是像這個樣子畫，我想，這倒沒有什麼要緊。素貞笑道：其實，這沒什麼關係。我們若是把藝術看得重，就當爲藝術犧牲。這是那些沒有學過藝術的人，他們不知道畫人像是怎麼回事。可是據學校裏的先生說，若是畫畫的不會畫人，那就不算藝術家。秀兒這些時候，老到王家來，總聽到她們姊妹幾個，開口藝術，閉口藝術，始而是有些莫明其妙。後來聽得多了，就估量着好看好聽的，或者好玩的，這全可以說是一種藝術。懂得這一點，也可以知道什麼叫藝術家。在她們姊妹口裏說出來，彷彿這藝術家是比作大官的人，身分還要高些的。